淸陰集 十四

記 雜著
序 書牘
題跋

共十四

淸陰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記 五首

遊西山記

漢陽之山自覆[illegible]而來爲 王都之鎭者曰拱極自拱極分峙穹窿磅礴西擁而南抱者曰弼雲余廬于兩山之下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與山接而山亦爭入於吾之軒窓几案若有所加親焉故常送目卧遊不曾往來岩壑之間歲甲寅秋慈闈目疾聞有靈泉出於西山病沐者往往輒效遂卜日以往伯氏及余燦爀俱從入仁王洞過故陽谷蘇

貳相舊宅所謂清心堂風泉閣水雲軒者退圮殘
礎殆不可分陽谷用文章顯世旣貴而富又稱有
心匠結構極其工麗交遊之士皆一時詞翰聞人
其所賦詠必多可記而傳至今未百年已無一二
存焉士之所恃以施於後者不在斯也由此而上
絶壁飛泉青莎翠阜處處可悅又由此而上石路
峻仄去馬而步再憩迺至泉所地勢直拱極之半
一穹石翼然如架屋石際槌鑿狀屋簷雨雪可庇
六七人泉從石底小縫中出泉脉甚微坐一餉始
滿坎三分之一而坎周僅比一碾深亦不及膝尺

剩泉味甘而不椒亦不甚冷洌泉之旁叢林紛然亂着紙錢多婆乞靈處也石窟之前土岸平衍東西纔數十步兩破出古尾認是仁王寺遺址或言迤北對谷亦有廢基古跡陻沒莫能辨也嘗聞國初定都時得丹書于西山石壁云而亦不知處也山以全石爲身從頂至腹屹骨巉巖危峯疊壁直竪橫布仰視如攢兵積甲奇壯難狀支脈絡而爲岡羣岡分而爲谷谷中皆有泉淸流觸石萬玉琤琮水石實都中第一區也所恨令綏禁弛徧山無尋丈之木若得松栝蔭日楓柟夾岸颼颼乎瑟瑟

乎婆娑掩映於風月之夕則蓬壺崑閬亦奚足健
羡也背見曲城甚遒遣僕輩探路路險不可攀云
燓熽捷步往還能道所見沙峴行人小如蟻子三
江風帆歷歷可數矣窃自歎吾年未及而衰劣
已甚跬步地尚不堪劈脚見險而止況能就列陳
力展吾以學行道以及人哉與伯氏上南峯峯之
下有酒庫二廊對構連亘十餘間酒氣所干飛鳥
不集不知許多狂藥使舉世皆醉也前職木覓若
撫甲紉南城轉山腰屈曲蜿蜒如卧龍其下寧有
人龍卧乎今未必在也閭閻萬瓦撲地織織如魚

鱗亂後二十三年生齒日增室屋之多如此其盛中間男子計不下數十萬而未有一人佐堯舜致唐虞徒俾國勢益弱民生益悴邊鄙益聳陵夷至於今日豈蒼蒼者降材靳歟抑降之而不知不庸耶何莫非時也命也運也景福宮苑城摧水缺龍樓鳳閣鞠爲茂草但見慶會池荷葉飜風明滅於夕陽中前之妨賢誤國致戎馬生荊棘後之嘵跽求媚行邪說廢法官奸臣之罪可勝誅哉東闕雙聳赤白中天禁林松栢欝欝蒼蒼虎賁龍驤請宮望幸王者之居廢興固有數而臨御亦有時也歟

興仁傑構東晩屹然鍾街大道通豁一條左右列
肆若衆星分躔井井有次其間若車若馬馳者驟
者遑遑焉汲汲焉皆有所剌圖者唐人詩所謂相
逢不知老真妙讃也佛巖羣色望之可挹石峯秀
抜非尋常面目若近輔京室作為東鎭與西南北
三岳共峙則岩岩之瞻實壯國勢迺遠在郊外數
十里若遯于荒野者然天公造物之意良可惜也
噫以朝夕起居之所常接者生四十五歳始得一
登穹壤邃盧羲舒坂丸浮生百年寄形宇宙泛泛
若風中之漚或遠或近或散或聚皆不能自由自

令餘生未知幾歲而陪毋兄從子姪更遊於玆山
以寓遐矚而永一日之娛者又安可期也因感而
書之以記歲時文翁宅在南今亦遂金陵隨白沙亦遊于佛巖山下

羣玉所記

靑陰居士有章數十枚欹劂次玉纍纍滿函燦然
爛然巾之襲之閣之于金臺之山石室之內命曰
羣玉之所居士性樸拙平生無玩好無蔵畜獨於
此嗜之若溪者之好好色雖有他好不與易也每
章隨質異形隨形異篆隨篆異勢異有不異同有
不同方以盡矩員以盡規長者欲其狹而細大者

欲其莊而儼瘦不失之踈豐不失之㝛曲而不畔
於直奇而不害於正皆法也依形　貌各有題品
焉義具著琅瑜不掩常遇晴檐暖日掃席拂几陳
列左右摩挲手羡眞執苑之淸玩文房之秘珍也
其一曰某印者居士姓名也厥形方厥篆錯厥畫
陽四字之中三字大一字細而狀類之玄有地道
變盈流謙之象次曰叔度者居士字也厥形同上
厥書大篆厥畫陰古而不華如董江都學問非不
純正而少精采曰淸陰者居士號也方形也玉筋
也陽畫也其象如二童子綴耦間植玉戚周庠舞

勺幻儀可觀曰兩朝經遂近臣者其形方而袤與
上同篆也陽也資狀端正如霍子孟進止有常不
失尺寸曰明哲保身者變倒薤法也方也陽也幽
姿帶露如鮫女泣別點點成珠曰萬頃陂水者蝌
蚪也錯也方也陽也首尾相銜相亘不斷如河出
崑崙貫中國而入于海曰太白山人者形方也篆
上方也畫陰畫也陰體豊而極肥陽象徵而僅辨
宛然素質如楊子雲閉門草玄終歸尚白曰佳世
道人者變小篆也陽也形與上同疏爽正直如骨
鯁之士惡圓喜方曰閑居有味者大篆也陽畫也

形與上同體胖色腴如道德和順充實而有光輝之義田正坐看書者陽之極細爲碧落者也一循古法不離新奇如孟子論王道世俗謂之迂濶曰翠庭者鳥跡而陽者也綽約姸媚而鋒鋩凛然如孫夫人帳下畜裙雪鍔曰松栢堂者重陽成畫是謂刻符者也其外則蒲其中則空如老氏之役虗心而實腹者曰一釣舟者兩儀體也陰變欲陽陽變欲陰若有若無如雷音談敎似空非空曰白鵠沙者雜體也陽也恢奇卓詭逈拔常倫如曾點氣象鳳翔千仞曰江山之助者陽也形小者也字字

豪爽如李供奉長不滿七尺而仙風道骨有凌霄
漢出宇宙之氣曰一塵不到處者形與上六者同
方而以大間小錯也陽也旁四字極細密中一字
奇崛非常如海賈鐵網中七尺珊瑚樹曰無俗軒
竹瞵琴書者形一圓字七陽圓爲乾象七爲斗數
如北斗懸空斟酌元氣曰岳北道人雲壑裡者形
外天內地字陽包陰出奇破體如謝幼輿絕意遺
情不拘繩檢曰清風滿室左右竹林者書同也錯
同也形方而長尊陽嫐於畀陰如謝太傅雙携嬈
嬈清標雅操不嬿風流曰再鳴以文賜暇東湖者

一體分形上陽下陰長之類也天先於地柔承乎
剛如子都少君共一鹿車清苦之節溫和之容見
者悅慕曰有恒齋曰風雅遺音曰自是一王法曰
隔千里共明月如此者凡八九枚字皆瘦形皆長
如錢樞密廷諍獨立不去又有一古器不知何名
上安博山山下有臺臺有雙股垂而人立窾識曰
焚香默坐蓋比之盤盂之有銘而書愈密畫愈細
如衛武公之自脩如切如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
精者也兹其表表可述者此外若干枚箇箇精妙
如入王謝家階庭所見無非芝蘭玉樹不可殫狀

嗚呼非盡圖書之妙者其孰能與論於此乎聊記之與同好者共之

蔡氏雩潭新亭記

蔡君詠而以其新居雩潭之義屬余記之余叢其狀其言曰洛東之江發源於黃池經八九郡千數百里入于海其間環江而屋者殆不可數人人自以為得地之勝然沂嘗歷覲而周覧之若有未盡其奇者偶於商山之北檜谷之南撫湖之下得奥區焉三峯峙其後大江經其前絕壁屛擁奇巖環列其中裔然而黑者曰雩潭能興雲泄霧旱禱有

廳有石夷而可據者曰觀魚臺以其水至清魚行可俯而數也峻而自起者曰自天臺以其奇巧絕異非人工所可成也新構亭其上曰舞雩盖取諸曾點浴沂之義異世而同趣也自天臺之下有石窟窈窕寬平容人五六十以上當暑入之凜然若懷氷巖竇成門歷遞一跡昔人避兵多得全樵翁野叟至今傳之旁有小窟窟中清泉甘冽梵屋古跡尚存自山而亭自亭而潭以白沙為襟帶以青松為藩籬又有嘉木異卉名花奇草春粧秋飾交睽上下此一區之勝觀佳致而固未暇一二談也

先是有力者爭欲得而居之以潭之下為龍所宅愳不敢近頃歲龍徙而沂遷至或以謂龍遜之沂則以為天與之豈非有數存焉者耶是不可以無記也嗚呼余嘗久客嶺南屢道於商山檜谷之間聞其有勝槩欲一登覽而未及焉每念疇昔未嘗不神騖而心馳倘賴天之靈全歸故國與君重遇於潭上共舉一盃賀君得此江山以娛老而亦以賀江山得君為重則此又一奇也不知造物者竟如何也遂書其所言為之記以塞其勤且以自廣云爾蔡君名得沂仁川人也

遠憂堂記

今宰相鳳巖李公之未爲宰相也卜居于百濟扶蘇之墟闢而爲堂名曰遠憂其爲地也負山而帶江憑厚而凌虛以泓水爲塘擲松篁爲籬胥魚鳥之飛躍雲霞之舒卷無不在几席之下登斯堂者悠然四望而樂之曰樂哉樂哉公之有此勝也顧未達命名之義何居也公曰唯唯否否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或貧賤也疾病也功名之未遂而志意之未伸也戚戚然無以寧其心開口而笑者一歲而無多日吾則不爲是也道遇 明時官榮身顯

入則覲耿光而聆玉音出則擁輶軒而觀風
俗布衣之願於分足矣然名與實爽事與心違且
其賦性若池魚之戀江湖籠鳥之思山藪歲月滔
滔若將不及廻車秣馬以憩于此自以爲優游卒
歲世間之慮無復有嬰於方寸者天豈知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中山魏闕地遐心邇對方冊則
憂吾君典學之功何如也瞻二曜則憂吾君
照臨之明何如也四時代序隨遇以感春華滋榮
夏木繁茂則憂吾君發生長養之德體物而不
遺歟秋霜凜冽冬雪慘刻則憂吾君肅殺摧藏

之處有所過歟循黻衣而思補袞者誰歟眡詮不
而導從繩者誰歟至於秩錫琴瑟之具皆思扶顛
覆危膠柱改絃之喻猶慮一事之或遺中心耿耿
寤寐靡舍不敢安於自適而反有不勝其憂者堂
之寓號蓋所以銘吾志也問者再拜而賀曰今而
後知公之志遠矣雖然思其憂者享其樂公豈終
於憂而已哉　朝廷必為蒼生起公置之廟堂之
上往復循環天道也公既先其憂天將使公樂其
後致吾　君於蕩蕩寘斯民於熙熙然後超然歸
臥於斯堂之上備盡大耋鼓缶之樂豈非重可賀

也已而公果相前言殆庶幾乎公以記屬余余雖未獲登公堂而覽形勝亦嘗素知公之志者聊述一時賓主之談以爲記歲甲申日南至南冠老人記

用拙堂記

嘉林爲湖西陸海之奥區山川古跡物產之可稱者多見於前人記述之中號爲樂土焉用拙閔公既納嶺節無宅以居始爲求田問舍之計得地於郡境南塘之邃笠浦之内治而爲堂四顧而望之嶐然而後踞者聖興山也莽然而前帶者帝錫村

也其北沃野中野而橋欃襪之夫冠蓋輪鞅之所道也東多游觀之所龍淵寺舍人巖諸古跡在焉西接熊浦沿南塘以下不十里而至南北舟楫之所會海外嘉果異產若橘紅附子之良藥海榴冬栢之奇花靡不歸輸焉土人用竹網取魚每四時交節珍錯盈庖細鱗肥鰲僕隸餘啄堂之左右有竹林梅園大谷之梨武陵之桃燕之棗栗山東之柹多所手植者鬱鬱而翠絶絶而蠱垂垂而實足以供賞玩飣籩豆下以遺子孫亦不失素封之千戶堂之衆美不可盡舉而比其最也公嘗語余曰吾

先人自號養拙吾兄繼先志曰守拙吾弟曰趾拙拙者吾家之世傳堂之可名者不一而毋以易吾拙也子盍為我記之余於是作而言曰善哉公之志也夫人之處世莫良於拙拙者德也養拙仁之事用拙智之事父養之始子用之後惟兄惟弟以守以趾人所慕已違之人所喜已憂之彼言我默彼勞我逸為上而安為下而順俱不畔濂溪氏之意而終至於風清而弊絕則雖以化一世可也豈獨公之一家也哉若湖海之勝田園之樂天所以餉公拙也公其勉之矣公曰諾敢不拜吾子之惠

也遂書之爲記

序十九首

戶曹郎官契會圖詩序

此戶曹郎官契會之圖也曹古地官司徒之職今其屬有稱正郎者三人佐郎者三人曹有版籍會計經費等局各有分務奚爲而圖也凡以官遇者率驟合而亟離離之久而終至於寢忘此所以會又圖之以存其迹雖相離而不相忘厚之道也在昔唐虞之際命棄后稷主民食命契爲司徒主民教周官六卿之制亦倣此而后稷氏所主實兼統

焉三代以下敎化不興制度漸壞地部專理財賦至于後世事日益多天下會計委輸毛細櫛密一兼除之差即國計盈虛民賦煩省皆係之顧雖小國亦何不然乎是以其卿佐必選文官之有幹局者充之間或由蔭階以進則其選視文官尤加眘非勤幹通敏練歷有才望者莫能副焉故世世咸以爲榮而職亦恒辦　宣祖甲辰歲仲氏三入爲正郎同僚多賢關俊士仲氏亦少以博士弟子嘗連擧發解居狀頭數被諸公慰薦素著名稱一時翕然推爲得人嗚呼今日郎官之選不可謂不盡然

而不過辨朱墨計分毫出納惟謹孔子所謂有司之官也安得復周官之制申虞氏之命使黎民無飢五品能遜致盛世於唐虞三代之隆歟余於是良有慨焉仲氏以序命余不敢不承粗記為圖之義因題近體詩一篇以係之

送稚川尹判書朝　天詩序

海昌尹公受　命朝　京師既涓日將行余訪于南郊之別墅謂公曰朝　天固臣子之至榮顧今時為不易聞公限四十餘日走三千八百里謝
皇恩外稱有別幹時未得要領人傳禮部𨥁尚書

二侍郎數易部事多廢御史給諫皆少年新進專
厲強壯鋒氣事必異常輒舉刺不饒又聞建夷益
狂驁邊遽屢警道路必嚴備乃行公之行得無有
過慮者乎公曰固有是也然事自外至者但當循
理以應之吾何懼焉吾懼吾不能盡吾職耳念吾
先人遇 宣廟位宰相佐中興有鐵券在盟府不
肖忝嗣封爵身又備列卿弟三人俱至二品子承
翁主為都尉一家父子兄弟五人皆以黃金為帶
日夜感激涕泣常願捐軀效命以徇 國家之急
雖蹈湯鑊亦所不避奉使出疆是尋常分內事也

况進退在 朝廷 恩威出 帝心事之難易遲
速存乎數吾當殫吾誠竭吾力以竢命於天吾何
懼焉吾於乙巳賀至己酉謝 恩今又得奉 奏
十年之間凡三入燕山川之壯人物之盛道途之
險夷遊觀之瓌富擧皆歷歷於阿睹中矣即今陽
和發育品彙昭蘇綿蠻下上丹白夸榮此去一一
來迎於馬首者皆吾之舊而無不悅吾目助吾興
爾至於臨岐刺刺執手戀戀作小兒女悲者非吾
之爲而亦非所期於吾友也余於是乎爽然起而
歎曰夫士出身事主終始以名節顯者古今罕稱

其間豈盡蔑廉喪耻貪利嗜欲之人也惟其胷中不確然素定懷安慶休之心狃而為臨事苟免之計則大節一虧不可復全終為名教之所棄聞公之言其不汗于背耶因記公之言以為詩又以為序而颺于吾黨之君子

柳安世字序

柳君秀夫以書問余且告之情曰藐余不吊禍集于門獨遺余一躯命用禦魑魅于貊之墟㲃㲃孑孑窮莫余伍惟其志之不隕穫欲奮厲自修而顧無師友之助以輔余志請改字以自朂子其為我

命之余謂名者所以教之終身而字則其訓也嘉名固不能善其人人若顧名思訓而能踐其義則善之道由是焉子之志其庶幾乎請字之曰安世夫英雄豪傑之生天必降之大任又必試之以險阻艱難之厄故有既危而定能安厥世者有窮養達施安民濟世者蓋驕榮之家易至顛覆憂患之人智慮增益發生長養循環於肅殺閉藏之後則天地之心斯可驗矣古之天子之家有遘禍而興者漢宣帝是已當巫蠱之獄宣帝生始數月衛后太子及史皇孫王夫人皆死宣帝亦在繈褓方郭

禳之夜到邑邸也帝之不死特一髮耳然卒踐天子位為西京中興之主諸侯之家有遘禍而興者趙文子是已下宮之難屠岸賈既赭其族而又索絝中之兒彼呱呱一遺腹得脫於千金之購幸也然能不墜宣成之業以啓後人列為諸侯享國傳世公卿大夫之家有遘禍而興者金日磾是已日磾之初父死亡國母子兄弟覊虜漢庭充黄門厮養之役可謂極困苦僇辱矣然終得重侯累將奕世烜爀七葉内侍雖中國世家鮮有倫比豈獨斯乎嶠組之勤板築之勞鼓刀之困鬻羊飯牛之徒

其窮餓而拂亂之者爲如何哉然其所樂者則堯
舜之道也所務者則時敏之學也所戒慎者則敬
義忿欲之分也由其自養者不以窮阨而有所沮
撓故一朝時至沛然若江河之流而莫之禦其所
成就功烈如此卓卓也彼富貴驕溢朝榮暮
湛族者其先後得失何如哉嗚呼宣帝帝王帝王
之事不可擾也至其行安節和慈仁愛人之德豈
不足以應天心乎趙氏之退然謙受所以能大其
家日磾之忠信篤敬實基累世子孫之福則無非
憂患拂亂之所增益者有以致此也安世其勉之

哉雖然士之自期必得如伊尹之佐成湯傅說之佐高宗師尚父之佐武王然後方可謂窮養達施安民濟世而毋負降任之天安世莫勉之哉

追遠錄序

先祖比安縣監府君葬于醴川郡之東稷谷之山卯坐酉向之原妣宜人金氏之墓在府君墓前一丈地府君墓植一石表長僅二尺許鐫官職姓諱左右又植翁仲視表加長一尺中兩墓安一石床祭則同設長如翁仲而必一分廣纔半爲所以從先志昭儉德詔後嗣爲式者也山勢直來周抱龍

虎翼其習其或前或後若昭若穆纍纍然環衛列侍實
府君內外子孫之墓也代序遷遠墓祀將忘於是
聚族而謀置祭田立享儀每於十月十六日會于
墓下歲一虔薦至今二十餘禩罔敢少怠我先祖
種德積慶世毓繁祉以逮脩我篤本根者何其盛
也諸父兄慮後來有不如今者凡子孫來與祭者
悉書名于冊于以徵一語弁首肅示來裔俾世世
謹脩焉此亦先儒管攝人心厚風俗之遺意也嗚
呼報本追遠豈獨先聖王之制也彼豺獺禽獸也
猶不忘天況人而反不若則吾又何責吾又何責

焉紹自今松栢寧有樵薪而不禁者乎墳墓寧有毁壞而不脩者乎香火寧有廢絕而不繼者乎皆敬曰諾遂謹書之六代孫尚憲再拜敘

拙翁集序

余少也聞先輩長老論當世第一流必曰益城洪公又與公姪今太宰益寧公爲髫年友聞公於家者皆古篤行君子之所難也長又與公之子參議公游益聞公德業文章之盛私心甚慕願一登公門拜公之床下適內訌外寇流離播粤之際而公遽下世常自歎慕義無窮而終未有一日之雅

爲參議之子承旨公守永嘉之三年壬申梓公集
徑示余以叙屬余余以爲苟可効於公之地者所
不敢辭也謹按集以編計者十録詩若賦者共八
百六十餘首文與雜著共四十餘首公所著述甚
多而遺亂散亡此即公追誦成編者計平生殆不
能過其半云公於詩不釆色爲工遇境寫情遇事
紀實敦厚之氣也温柔之風也公嘗著說有詩而
詩者有學而詩者詩而詩者詞華而已學而詩者
義理而已公之所志如此則其發於言者可知已
文以六經爲本辭達而理賅精明而典雅實儒門

之羽翼館閣之型範公之文學厥有淵源遠祖司
空灌中丞奎皆麗代名臣之有文者而至 我朝
五世祖友菊齋及公皇考石壁公詞翰擅一時公
少孤學於伯氏知申公知申公亦用文詞顯曁公
學成談者謂知申難為兄云獨惜夫際遇明時施
用不究遷謫兵喪遂殞厥躬竹素委地琬琰零落
使當時之民不得蒙大惠後世之人不得見全編
斯豈非世道之不幸而士林之長恨也嗚呼公固
不待文而自見者而又何待於敘之輕重也顧余
窃幸自許於公之文以申其平昔慕用之誠覽者

或可以恕其僭也公自號拙翁冊長銓部主盟詞
席卒官判中樞府事叅議諱瑞翼盖寧名瑞鳳承
旨名命耆皆以文世其家

梧陰集序

今元輔稚川相公一日命尚憲曰先人文字放軼
十不得二三而終不可無傳今將剞劂子其叙之
尚憲固辭不獲乃作而曰不佞蚤交於叔季二郎
間屢登先相國門下竊瞷於燕私之時朝起拂几
正坐佔畢理亂所關必湛思之反覆之若身際其
時而任其事者然後乃知公經濟大業所從来矣

間有問於不佞者曰世稱梧陰相公功業有汀先
生文章二公亦果有偏素耶余曰唯唯否否驥不
稱力遜於德也玉不尚藻遜於璞也皐陶不言歌
遜於謨也尹吉甫不名頌遜於勳勞也昔在壬辰
國步播越　宗社之危若綴旒然于時梧陰相公
獨斡鴻軸左右我　宣祖無違我邦家生民之類
至今賴之功績紀于旂常銘于彝鼎宗之中世以
來蓋亦鮮有倫焉公起身經生魁司馬擢大科出
入石渠蘭室所居蓄藻思動盪翰墨淋漓雖不事雕
鏤繩削之巧而駿雄豪逸人自以為難及可謂彬

彬然盛矣至於月汀先生則簡膺異對昭潏 國
誣功光 祖宗名播海內亦未可專以詞翰歸之
也雖然月汀之文章以其長名世而在梧陰公則
乃緒餘事焉非以其有大於是者歟大抵天地精
英之氣鍾而為人蘊之為道德措之為事業著之
為文章無而有之者千百年僅若而人而兄弟聯
璧二難並美接武巖廊輝映簡策如我二公者尤
卓絕罕覯若偏索之六局而不通烏足以擬倫也
或問者乃退詢公聞之曰子之言可錄也遂書而
為叙時崇禎壬申三月上旬安東金尚憲謹叙

完平相公 賜几杖宴詩序

今 上反正之初首起梧里李公再冠台班所以明大倫復舊政慰士民之望也時公年已七十有七引年乞退 上特賜几杖以禮留公公自以宗戚大臣遭不世之知感激 恩遇不忍堅求退去僶俛承 命於是耆老諸公聞之曰公素無起樓之地無以榮 上賜乃相與謀造公第第狹馬不容旋乃帷其傍空地設耆英會盛集公孤而樂之咸喜公強健不衰能副 聖上慰留之勤而足以任世道之重因各賦詩以詠其事太學士晉原柳

公實倡之噫曰不能恒明而昏繼之世不能恒治
而亂繼之人不能恒少而老繼之此天道人事所
不免者雖然天行健故迭明於昏繼之後聖王法
天行道故反治於亂繼之後君子自強不息故不
衰於老繼之後今我公逢時變故盡言被逐堅貞
之志愈益自厲肆乃以元老壯猷登庸於再造之
日所謂昏復明亂回治老不衰者於斯徵矣此實
陽道方亨 國運靈長之會吉祥善事孰大於是
宜諸公之詩歌以美之也尚憲出入公門下受知
最久凡有慶禮禮不敢後今歲四月既弁除援琴

而見於公公進以慰之仍舉前事俾之續貂遂敬諸復書小引以弁其首而併獻焉

象村集序

不佞憲少習秇子脩辭艱知余者不強其短發此今老矣而免爲三都家後頃東陽都尉梓其先相國玄軒先生集以先生之篤於憲也申申屬余子不一言助斯役者於誼何余既告之故已悔曰自吾先生而不用吾辭惡乎用吾辭記余舞象之歲遇先生于西湖舟中先生先與伯氏善也一見第視之氷壺注玉輸寫靡贏余竊功令依長桒氏謀

生先生益相憐謂余瘁甚未暇蛾述湯劑間不妨
陶寫宜先服温柔之敎每一傚儗先生和之輒對
諸公颺云此某甫詩也往往過聽者疑我之罷我
雖弱羽脆翰終昧方負之勢借翼高輩豈敢忘德
間閱凉燠指遽四十五屈矣流坎華竊後先略同
顛毛各種種而蘭臭不渝今皆已矣嗚呼歲路易
窮知音難遇九原不可作吾誰與歸顧玆遺集猶
可託情無涯悲夫悲夫或曰此退自叙非集叙也
余曰否否先生之於文該括百家取財六經詩騷
衆體會極其趣而雅言不談文章人以是名歸之

亦付諸一吷剞先生之端委經綸自足不朽立言特餘事而諸搢管者從而備述之奚余辭之贅雖然論先生之業於一部文集之内者不知先生者也求先生之志於一部文集之外者亦不知先生者也請以是竢後世

稼亭集重刋序

盖麗朝五百年以文章名家者不易數而牧隱為冠首牧隱之學出於其父稼亭先生仍父子中元朝制科俱為翰林其戰藝於詞場也中國能文之士多退舍焉此五百年所未見豈特五百年自有

東韓以来未嘗聞也論者謂麗之武功乙支文德安市城主敵隋唐百萬兵者列也嗚呼偉矣然自麗訖今又三百年牧隱集尚猶廣布而獨稼亭集鮮有藏者世以為歎先生之聞孫今嶺南方伯李公基祚適得舊本鋭意重梓使兩世不朽大業備存並傳愈久愈新亦可見承家繼述之風又何懿歟方伯之嚴君都憲公以不佞知慕兩先生者俾叙卷端不佞竊意此集乃牧隱手編同時名公鉅筆顧不乏人而栗亭寂寥數語之外終無玄晏之託豈以文之傳後本不待叙而然也書凡再又請

之不已聊志鋟後以副其勤若乃揚搉品藻則固
非不佞所敢僭率僉覽者恕之都憲名顯英用文
雅爲時名臣宗姓蕃茂彬彬然皆以文著

耆老會圖序

人之福有五莫尚於壽然徒壽而無爵位之貴者
素年也徒位而無德以稱之者素貴也素年之尊
鄉黨而止耳素貴之尊朝廷而止耳必也有德而
兼斯二者然後天下通謂之尊而一時僅見若而
人則世稱其盛用爲美談若夫昌明之朝賡延耆
德之臣嬪然布列於巖廊之上則斯又盛之盛者

而實希覯罕覯之事豈止一世稱羨而已哉我
朝自 國初以來設耆老會以寵公卿之稀壽者
非由大科進而位八座以上雖賢且貴莫得以望
焉是以世亢歆豔不翅若神仙事今 上中興耆
造盈庭宰相則有若領中樞府事東萊鄭公領議
政海平尹公左議政首陽吳公右議政我伯氏仙
源先生列卿則有若判中樞府事河東鄭公兵曹
判書完山李公右參贊錦城朴公知敦寧府事密
陽朴公知中樞府事韓山李公工曹判書星山李
公皆預斯會近世最昌歲乙亥秋八月會中諸公

讌集于弼雲山之淸風洞座圖貎蟬庭列鳩飾于
時景物鮮明谿壑靜邃雲烟效奇於左右絲竹奏
伎於前後看山聽水彷彿香山遠市近朝依然洛
社獻酬旣成籩豆濟濟於是陳禮經惇史之言詠
風人太康之詩儦儦爾衎衎爾樂且有儀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其斯之謂歟盛矣哉盛矣哉旣而命工
圖其迹而以序屬不佞曰庶幾他年不作生客也
不佞固不敢當而亦不敢辭謹爲之序云

驛洞先墓會奠立議序

先祖漢城判官府君墓在豊山縣西十里驛洞素
耀山負乾之原妣令人醴泉權氏之墓在後而内
外子孫之祔者環其側實我金氏之世葬也代序
迭遷禮及奉祧以今年正月庚戌瘞主于墓域既
事子孫之在列者慨然若有求之而不得乃退而
謀於族曰惟我先祖襲慶鍾羨四男六女以蕃以
昌至于今五世子孫之麗累數百千一朝限於防
制輟其常事之禮而於報本追遠之道不復深究
而熟講則思慕感愴之懷當何以爲塞乎夫三代
之祭刱於先聖干祫之義起於後賢過此以往疇

敢或踰然而孝子慈孫不忍遽毁之而思有以
伸其情盖亦出於去祧去壇之殺而王制之所不
禁也玆豈非安於心而不遠於禮者歟僉曰諾遂
倣先故已行之儀定於每年十月十八日用事于
墓下盖先已慮後出布谷如干以時斂散畜其本
而取其羸用備牲醴邑䔒之類無不賅焉仍及祖
考之子若女葬在兆内而代遠不祭之墓仰體我
祖考慈愛之遺意其籩豆品式稍加裁節以視尊
卑輕重之差議已定宗族相告言凡人之情久則
怠怠則廢盍爲一言紀其始而勉其終乎尚憲曰

唯唯人孰不有父母由父母而上之厥初生民俱
是一氣推吾愛親之心以達吾祖而敬同之由是
而又推之宗族之近而同出於祖者視之如己由
是而又推之宗族之遠而同出於祖者視之如近
至於松栢之翦伐者呵禁之齋廬之頽圮者葺治
之罷用之弊壞者修改之圖所以永歸於厚則不
待相勉而自無不盡其誠者矣若於此而忽之是
忘父母也人而忘父母又何訓誡警責之足施也
僉曰敬奉以周旋遂書之崇禎十年丁丑十月下
浣五代孫尚憲序

谿谷集序

東海之風表爲大國所從來遠矣殷太師始闡文敎歷世千有餘祀然而儒林文苑不必槪見何哉羅氏以來北學之士漸與惟孤雲名世勝國之際益以弘博惟牧隱晩出世莫有能抗之者繇此觀之文之爲技亦難矣哉逮我　盛朝文運之隆視古爲烈文章之士指不勝屈而其閒蔚爲大家追軌古昔者亦頗鮮覯　宣陵之世畢齋獨步　穆廟之時簡易高蹈若玄軒之負望儒林月沙之擅聲文苑從容館閣制作俱美于時谿谷張公又晩

出而造焉亦莫有能抗之者余嘗以谿谷論於牧隱其大不如而其精過之文彩少遜而理則加密獨與世升降之氣不得不異爾自茲以下宅可類知公之文章可謂盛矣大而非誇達者信之余言之徵後必有人也嗚呼公少余十八年至於譚執輒虛師席而處焉復著橋翁說以詒之盍取諸年歲雖少可師長也每成一篇不就正于公不敢以視人三都之作擬待玄晏而有傳也孰謂今日公先而我後也公之著述脫於兵火靡有散軼始知希世之寶鬼神營護運金義璞鬱攸所不能灾也

豈不異哉公之胤子善徵以書来請曰先人之集今方鋟梓翁不可無一語以相斯後余雖昏耄亦何忍拒之也遂書平日衡於心者以爲叙昔梁昭明有言陶徵士白璧微瑕只是閑情一賦味斯言今之譏公者抑何甚歟余於是乎未嘗不爲之慨然壬午端陽下浣西磵老人叙

題尹浣馬敬之所蓄古今名畫後序

人之性厥有攸好有好軒冕者好錢者好土木者好聲伎游讌鬪雞走馬博奕賭財者好花卉木石之新奇遠方之物珍恠異産者好遊山木者好聚

書籍者好觀畫者觀其所好其人之雅俗可知已夫山水之樂乏濟勝之具者不能也書籍之業老且病者不能也惟好畫者無攀崖陟巘之勞無劇目銖心之役偃仰一室神游四海自有娛老養痾之妙至於凝心靜坐目擊神會怳然若披雲霞入洞府躡天台凌崑崙浮游遐舉於埃壒之表與仙翁羽客過不知畫之非真身之非化彼迹徧五岳窮年矻矻抑何太勤苦歟大抵自古好畫者非俗士愷之之癡米老之顛皆可尚爾其視自謂巧智而營營於求利者相去遠矣顧余非虎頭南宮之妙

技癡顛則過之自幼好觀畫聞人家有寶畫者輒往觀焉或借觀焉尚以不足恨也適海平尹君某甫以其所蓄古今名畫盡出視余其中絕妙者未易數余心欣然好之費日竟晷不自知其倦也尹君要余識其後余既喜其同好又重其請合而叙之如此云

叢桂堂世稿序

叢桂堂世稿者溫陽氏之所述也世稱溫陽氏長於詩松壤公古玉丈人皆其先詣余後不及見叢桂堂二而與其胤民部君游窃記其一二聞又聞詞

苑諸公言皆推叢桂堂詩調爲過人人人無異口辭是盖鄉向遂之思欲盡窺其閟而未獲也乃今者民部君諸胤遠示此編求一言叙之叙則吾何能焉猶自幸夙心之見諧爾旣受而卒業高才麗情有味乎其言之旨者所聞似有不能盡之者矣顧其志不專於詩而年又阨之所記録止於是惜哉然詩豈多乎哉不多也尙可與知者論之若民部君之附尾足以見世論之匪溢而寔出於孝子思顯之意也因書此以歸

疑禮問解序

疑禮問解者沙溪金先生之所纂述而胤子士剴氏校讎成編者也夫士之處身行事無斯須不由於禮然而天秩廣大古今禮制不可悉究自聖人以下疑必有問問必有記以至後世莫不皆然既已著之爲經又復疏而爲傳繼往開來之業於是大備惟我 箕封禮敎有素逮于 盛朝益加敦尚彬彬郁郁蔚然可觀而專門之學亦頗罕見至於臨事講行之際率多疑悞間有臆見塗說不免詒笑之誚先生爲是之病凡於平日門人朋友往復答問輒博攷前代禮說旁採諸家講說其所致詳

尤在於急遽嚴肅之地彙分品別各以類從以便
繙閱使人心有所疑事有可質不待聚訟一開卷
而渙然氷釋有若明師益友近在左右面論而口
誦之雖窮鄉獨學無固陋未達之患記曰治國
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先
生此書有功於後人豈翅幽室之明燭而已也雖
然作而無述亦不能傳於後世此古人所以繼述
之為重也如士剛氏眞可謂能子也已

思菴集序

詩云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矣千載之下東方有名世者出焉論之士以爲庶
幾焉非耶其人爲誰思菴先生故相朴公是也曰先
生何如先生錦城人父爲壯元名士叔父訥齋公
以己卯士流文望術一世眞家世淵源有如此者
花潭以理學倡松都先生躋其門得聞性理之說
精深透悟同學者莫之先其聞道有如此者奸兇
構禍士林魚肉餘黨盤據國是未定先生孤忠奮
發至誠回　天陰曀掃除朝廷淸明其立朝有如
此者退溪常曰朴某如一條淸氷對之覺精神頓
爽李栗谷成牛溪深相契許皆推爲當今人物第

一其見重於儒林有如此者前後華使之來不先生
擯接無不悅其儀度重其文章以為宗人物唐詩
調其見慕於中國有如此者座無雜賓門絕苞苴
俸祿盡班親戚之貧者故舊書問但修起居之禮
米蘗之操始終亡變其廉潔有如此者登魁賢科
押主詞盟人傳一篇為膾為炙見有寸長譽不容
口汲引人材猶恐或遺其好士惜才有如此者輔
相十年正色立朝士林仰如山斗　九重倚以為
毗　宣廟下教曰朴某松筠節操氷月精神真君
臣之際有如此者以賢邪進退為憂以　國家安

危為念正言直對羣陰破碎其嚴於是非善惡之辨有如此者知道之不行言之不用脫屣軒冕萬鍾一芥其恬退有如此者此擧朝之所共見輿儓媍孺之所誦言非一人一口阿所好者也嗚呼先生可謂天地之間氣國家之瓌寶士林之宗匠文章特其餘事耳何足為先生輕重哉雖然古人有言文故愛愛故傳不佞自幼居先生之里望先生之儀表知先生之行事心欣然慕之所願為執鞭者先生歿五十六年遺集未行重經兵燹散軼幾盡不佞恒為之慨然先生宅相李君[illegible]有子曰文

望兄弟繼先人遺志謀鋟梓欲壽其傳問叙於不
佞不佞老且病久謝筆研而竊效附驥之願遂不
辭而叙之

白洲集序

李學士一相求叙其先大夫白洲公遺集於余余
以老病久謝筆研辭李君請益固繼之以涕曰亡
以籍手見先人於他日也余感其言遂以疇昔所
覩記者復之公後余二十五年生余蚤登先相公
之門見公之必也如神駒出水擧足千里其稍進
也如越鑄受砥金石無堅其益進而不已也七襄

之朝詩茂章也洪源之達乎江海也爽爽乎其韵
柔也劉劉乎其音調也或曰公之詩天得爲多不
但出於過庭之聞觸類而長之引而伸之爵而爲
元和長慶激而爲大曆開元潮而爲江左鄴中靡
不逮也文不主一家而規韓藻蘇溢而爲駢語而
方軌四傑一時文苑諸君無不斂手避讓益蹌先
相公主盟詞席中間指不多屈掌故氏謂 國朝
無三何其盛哉天與高嶺而盡其才其所畜劉卓
絕曠世不翅如今之所覯者也噫高凌文人帝秀奪
萬色造物所深忌古人以爲恨於吾白謂何哉雖

然以公之業亦足千古是可以少慰也噫噫崔白交
已盡公今又逝玄晏不在三都誰託白首餘生撫
卷長歎而已

梁子漸詩集序

帶方之梁世以詩名逮余所覩有黙易子者字子
漸其受才益高造辭益清議論非盛唐以上不屑
古至眉山諸家視之無如也每一篇出好事者爭
相傳以誦一時詞苑名流無不許行為交盖少時
從其先人與聞崔白之論及與鳴皐往鏌合常曰
詩不貴多惟當直溯真源以求夫千古正脉耳昔

余從西垌柳公遠迎詔使于龍灣竹陰趙公怡叔五山車君復元同在幕中兩人世所稱鴻匠鉅筆頃刻累千言意氣甚豪子漸在傍不必降色獨尋窅遠之境探驪得珠自以為喜也約以私稿一本寄余以余之好之也遽成存歿遺恨九泉今者其孫正字壽繼其父志謀壽梓傳發篋抽秘務以歸之至精千里走書以叙請余曰此祖父顧言也余方負茲飾巾待期奚及乎文字也特以夙好係心且嘉其子若孫能嗣家風代管略述如此云

八松封事序

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物性尚然況於人
乎是以君子不以人之不知而廢其志不以世之
不用而廢其言嗚呼其亦鮮矣當崇禎丙子之歲
國運中否若天地閉而風雨晦于斯時也未見有
一人倡言以救其危者獨八松尹公懃懃懇懇前
後所陳封事屢千萬言無不鑿鑿中窾能以尺六
軀持衡諸大臣間慷慨奮發無以撓奪雖終格不
行而士氣聳動莫不日星其名而金石其言盖以
片辭隻字皆從忠肝義膽中流出也公沒後公之
諸子裒集為一卷以示余願假弁首之文傳之永

久嗚呼公自能久余何能久公也雖然余於是乎
重有感焉使公言而見行則可以制亂於丙子之
前公言而見思則可以雪耻於丁丑之後而前既
不能用後又以爲訾言亡異乎　國事之亡救也後
世必有誦公言而悲公志恨不得同時者矣在公
亦爲不見遇但未知以今日爲何如時也嗚呼惜
哉

清陰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淸陰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題跋十七首

林塘遺稿跋

我外王父遺稿詩揔若干首嗚呼少哉小子伏而讀之旣久嗚呼不少哉王父十七中司馬二十四擢大魁以文詞大名於世 賜暇東湖之書堂讀書儲養書堂故事陞堂上者輒去之獨王父仍命賜暇遂由書堂進提學由提學進大提學大提學卽古之大學士主文柄者也時 中廟 明廟雅好文詞館閣詞賦之作一歲月之間盈於箱簏

王父天得逸才下筆連數十篇動若神助一時輩
流雖以敏捷稱者皆自謂不及是以平生所著述
極多殆數千萬首未及梓行遭壬辰兵禍失之今
之所存迺千百之十一豈不爲少也然竊觀詩之
道倡於虞廷賡載之歌而盛於周官列國采詩之
後于以考其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人心之邪
正焉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苟於是乎近之雖
一篇可也曷嘗以多爲尚也但不知觀此稿者能
識其詩教之所發特深否歟小子固不敢妄爲形
容而人之知不知又不須辨焉謹藏之以爲後世

子孫寶焉至於遭遇太平坐鎭廊廟丕賛 三朝
文治之德之功有彝鼎之銘旂常之紀太史之筆
永垂於不朽者斯不復贅云天啓辛酉秋外孫安
東金尙憲謹識

讀禮隨鈔䟦

禮記一書除中庸大學尙四十七篇記者非一手
是以所記言語多複出間有前後牴牾未免起後
學之疑且其文義極博諸家箋註發明太詳反傷
支離穿鑿讀者有當年不能究之患焉余少讀文
公小學書略誦所引記中諸要語餘嘗一窺目而未

習矣戊午歲劉鉅痛甚迷亂失省日久乃始得抽
繹記禮全書顧其前日所為不能自盡以得罪於
先王之制者多矣深懲至痛死不可贖顧由講習
無素以底于悔欲奮厲卒業則已衰頓難進倦而
遂廢則又懼無幸於自立輒手抄小學之外切於
資益而最不可不知者至於喪記諸篇毋論家禮
中去取古今異宜而稍加纖盡以備參考目曰讀
禮隨鈔聊以自譬秉燭者猶愈於昧行終夜而無
一物之覩也非敢有意節略以重其無知僭妄之
罪耳書畢目昏又不得常自循覽以復其志尤可

悲也已仍巾笥之雖子姪輩不輕視蓋以彊力有
志者有全書之當勉云爾

題李學士子時遊楓岳錄

觀海李學士頃游楓岳同時先後游若申公君奭
李君道章皆名文詞而好事者盛傳學士奚囊獨
飽也余適為寮銀臺再請而獲諾接於目而悅於
心彬彬乎過所聞者游凡二十日得詩㧾二百首
山之一石一水無不寄諸楮毫如畫工之遇境輒
寫俾觀者不翅身到而足躡之奚其富哉其尤所
契者千厓駐馬身全倦古樹題詩字半成無風自

動白楊樹待露始開黃菊花一葉泝危灘清霜落如雨緣延蘆葦間載我閒愁去以爲雖使古人讀之其不有不知前於席者耶因書座間以資喚醒而並錄此以歸之辛未閏十一月下浣清陰題

書東陽尉申君甄濱岳錄後

昔黃帝訪崆峒禹上會稽孔子登泰山尚矣司馬子長徧三聖之跡自叙其游後之游者靡不譚而慕之今東陽申子東游金剛傍海而歸著爲一錄亦自叙其游以示余彬彬乎子長之風義矣哉後之游者譚而慕之其又不在斯歟余夙志於游嘗

南浮海登漢拏俟老人星踰鳥嶺窺龍湫壯出塞門上七寶覗長白臨豆滿坐元帥之臺見日月所出西極龍灣洌水泛渤澥過齊都望泰山對華不注濟黃河歷趙抵燕覲皇都吊金臺不可謂無所遊而顧樸拙不能叙其遊與太史公東陽氏俱見於後可靳也已若玆錄中所記海嶽之觀仙釋之事非余目擊者不敢讚焉

松江遺稿跋

松江鄭相國吾先子兄事之每擧相國孝友清直語不肖等俾為師法公竟以直為奸譏所搆際會

不卒終於顛沛流離今遷四十年而不肖等亦孤
露哀傷追記曩昔未嘗不慨然于懷也頃者相國
李子今國子祭酒子容氏以公之遺稿示余徵叙
若跋文尚憲竊見公之事可載者已盡於東陽德
水二公之序至於發揮公文章固自知其不能然
終無一言以復余顧何心為此也記曰儗人必於
其倫余取以為法焉昔屈左徒竭智盡忠遭讒放
逐著離騷之文後人哀其忠憫其志惜其才傳至
今千百禩為文苑冠首今公之忠與才比古人無
媿而所遭之不幸可哀可憫又如此其文之必傳

後愛惜如雖騷者無疑復奚假人一二談乎尚憲於公之事又有所感焉左徒雖不遇於當時而後世知其心如太史公者為之論譔著述比之於日月爭光不知今世復有知公之心而為之論譔著述以傳於後如太史公者乎嗚呼終無其人歟終不無其人歟是將有待焉崇禎六年癸酉五月下浣安東金尚憲謹跋

題趙靜菴先生蘭竹畫屛詩後

正德中姜癸亭隱畜一屛上寫蘭竹靜菴趙先生就題五言絶句八首其家寶傳至萬曆壬辰沒於

兵火趙平澤守倫追記得七章而忘其一先生曾孫婦柳孺人聞而愴慕計費捐貲命其子察訪松年俾復舊觀求叙其事嗚呼觀於此詩先生平日毓德進學之功夷險一節之志亦可知矣聖人所謂修辞立誠者豈不然乎其可敬也夫當先生際遇之隆羣賢彚進擧世同好而幽貞卒養高節衆猜之向邅發於吟詠慨然有感物傷時之歎豈見微知著將有不可得而違者歟抑世道反覆君子少而小人多自古而然歟其又可悲也已舊書尹彥直筆今所作李澄云崇禎丙子日南至安東金

尙憲識

林塘年譜跋

嗚呼公歿後世變極矣蘭臺石渠以至野史家乘之紀非灰燼則泥塗文獻家間有網羅放失補苴罅漏之志者所括歷歷龜背之毛耳顧以公之四朝五十年德業文章之盛兒童走卒誦而知之者亦幾於泯泯夏禮無徵矣獨杞氏之病也良足永慨雖然博聞雅識之君子必有聞風而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姑掇拾而草剏之以竢來世云

崇禎戊寅孟夏下浣

書八世祖典農正七世祖閤門奉禮兩墓會奠子孫錄後

我八世祖典農正府君墓在豊山縣北小有洞坤向之原祖妣豊山柳氏墓在水洞午向之原中間不十里而近七世祖閤門奉禮府君墓在同縣上里驛洞午向之原祖妣安東權氏墓同原異穴世序旣遠節祀未擧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而子孫感傷思慕之情有不能自已者遂於每歲十月十五日咸集于小有洞一半分詣水洞恭伸奠獻訖仍會驛洞如右禮其來盖舊矣歲月綿歷秪未免寢

廢宗中諸父兄議置一冊子列書會奠子孫之名又定有司三員遞掌其事俾愈久而益虔以毋墜我先世追遠之遺風吁亦庶幾哉至於修塋域禁樵牧因時致力樹表象石雖百世之後永永不迷者凡我同宗盍共勉焉崇禎己卯十月上浣八代孫尚憲謹識

伯氏遺稿跋

右伯氏詩文若干篇得於兵火散逸之餘非全稿也伯氏忠義大節具於　賜祭之文表閭之榜士林之口太史之筆固已日星宇宙至如詞苑剩馥

特雲霄之一毛耳雖然遺衣冠杖屨亦子孫之所重而藏之況此片言隻字無非出於性情者乎遺孫等裒集此編請余一言題跋嗚呼余何忍爲言亦何忍不爲言伯氏平生學本經書詩取杜韓晩歲自闢堂奧平淡有趣氣象渾全語意眞實人謂白氏長慶之集陸翁劍南之詠其陶寫性靈曲盡事情者無不嚌其胾而闖其室誠知言哉然伯氏不喜以此自名惟日孳孳於奉公及物之際又可以見君子之修辭本於立誠非詩家者流徒尚詞藻而無其實者比也後之人其必有會於温柔敦

厚之敎之所發歟崇禎紀元己卯臘月日弟尚憲謹跋

題伯氏書跡帖

伯氏歿後平生翰墨並逸於兵火不可復覩人琴俱亡之痛於是益甚適從孫壽弘得全其巾箱中所貯遺札如干紙裝爲一卷屬余題識伯氏始游藝以書名中更内外以政術顯末乃棄身殉　國以節義著自是而亡以藝術稱豈非以重者爲之揜也古人云右軍書揜其人伯氏可謂人揜其書矣雖然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以此貽於後曰此其

公之書則其有不寶於拱璧者乎開卷摩挲一玩一遍書此以與之崇禎庚辰季秋日西磵老人識

題尹洗馬敬之飮中八仙圖

丹青家與詞翰家相通自古詩人雅流多嗜之每遇四時閒日焚香靜坐拂几展對往往神融意會有境外之趣令人可以養氣可以蠲煩謂之秘苑清寶者非耶雖然癡人前難說夢此可與知者道也

題李上舍穉芳園春讌圖

癸未夏余寓瀋陽之質館病暑臥久東道偶携此

圖來示不覺興發飛動安得置我於此間作芳園五老會耶仍書此以歸之癸未七月初吉西澗老人志

書金侍郎伯厚種德新編後

余久聞士友間冣稱吾伯厚氏常見有惻隱不忍之心心獨進之盖以有不忍之心者必仁人君子也歲甲申余羈滯瀋館求書自遣伯厚氏偶以此編見示余卒業而歎曰有是哉伯厚氏之心也士之生世孰不願濟民而澤物玆然能推是心而終始及物者鮮矣已行之猶鮮况世及之乎今伯厚

氏年踰耆艾位居列卿自幼至老由庠陞峻凡所歷踐皆以慈祥著聞其被不忍之心之德者固已多矣而其心汲汲然猶恐有所未盡已既行之復詔其子孫以繼其志世寧有種而不穫者乎吾知伯厚氏之後終衍祉於無疆矣大抵凡事有為而為者久則怠觀伯厚氏之心愈久而愈不衰豈非誠實仁人君子也余於是乎益加敬重焉至於釋冤錄亦為吏之一方觀者毋徒資於口談則庶不失伯厚氏之意爾

題六臣遺稿卷後

蓋當我　英廟之世有六臣者云其時人材之盛
指不勝屈而獨稱六人為臣者何耶夫臣而盡臣
道然後謂之臣猶古稱大舜為君哉者是也故曰
君君臣臣若棄義偷生死而有愧於地下者非臣
也嗚呼六臣之事所不忍問亦不敢言至今忠臣
烈士語及于此未有不拊心長歎繼以泣血者也
顧有所畏約於其幸全而僅存者亦未盡採摭表
揚之道寖遠而寖泯尚義者憾焉平陽公有苗裔
曰崇古慨然裒集其先稿之散軼載求五臣之遺
錄通共若干首萃于一册間以示余而託弁卷之

語嗚呼玆五君子被　英廟眷待之隆久處金閨
其出入論思餘事摛文者必有盈箱篋而溢簡策
今之所存浚浚若此至如俞氏一臠亦足見其雄
豪氣象平生感奮豈無他製而俱爲世所諱言悲
夫悲夫雖然其精忠義烈千古凜凜片言隻辭猶
可與日星爭耀尚奚以爲憾哉嗚呼自古有節義
者未必有文章而獨採薇之歌汨湘之辭文信國
之文方正學之集及與此編真可謂儷美而雙全
盛矣哉盛矣哉叙固非余所可任而竊有附驥之
願且嘉朴君之意謹識于後如此 六臣之死在丙世後而言英

廟朝者蓋其所成就由於
英廟之培植者故也

月汀先生集跋

月汀先生遺集幾編詩若文揔幾首先生當 明
宣之際末天道山儲養有年文章漸家屢經兵燹
散軼殆盡今之存者十僅一二豈非斯文之不幸
也竊槪 我朝文苑自卞春亭以下率皆規唐澟
宋樂習軟美號為館閣體顧於古文辭大有徑庭
先生慨然自奮為詞林倡手揭赤幟啓示指南使
後來操觚之徒知所去就自是爭尚先秦西京之
文幾乎一變視諸 皇明弘嘉諸大家力回古道

追配前烈者其功上下門下一時出三大提學張
右相維鄭同樞弘溟後先嗣興雖以尚憲之不才
亦嘗代匱討論潤色幸不辱命若鄭參贊曄趙太
宰翼金宗伯堉並以經術著聞實先生成就之力
也先生被 穆陵寵異之眷力辨 宗誣昭洗
玉牒國朝二百年功無與兩聲名洋溢乎中國中
國之人見先生文章無不稱慕觀於陸翰林熊大
行二公之叙可知已古所謂三不朽者先生有二
焉於虖煒矣先生歿踰三紀剞劂之役力屈未擧
先生有孫曰挺之乞郡丹丘刻意梓行余喜其有

嗣守之風而足慰師門後死者心遂不揆昏耄謹
跋如右觀者恕之崇禎丙戌冬門人安東金尚憲
書

體素集跋

嗚呼異哉疇昔之夜夢體素李太史示余所述二
奇士傳讀之淋漓浩汗若風雨集而江河流也太
史豪亢自負世無可當意者方其對朋友把酒拂
鬚抵掌談秇旁若無人間有牢騷憤激之氣遇者
洒然失容夢中所見如平生焉記太史胤子方伯
君屢過余有玄晏之託而未敢應今乃發於夢寐

如此豈其有相感者存也太史少學成文簡公聰明過人旣長泛濫羣書自經史百家靡所不讀讀不過千百以上不止以是爲詩文鴻鬯俊逸一時操觚之士莫敢望焉惟其偃蹇不偶轗軻以沒世共惜之至於不朽之業自能傳後何待於人也余今年八十少二疾病沈痼文字非其任顧太史爲行之契不可忘而重方伯諸君之請因有所感一語附尾見者以爲何如哉

書澤堂叢玩伯氏書後

於乎伯氏在壬申作此書後五年丁丑殉義于江

都丁丑去今又九年所歲月駑過典刑寖遠心之悽愴如何可言日者大學士澤堂公示余此卷曰盍記一言余閱之至此瞿瞿焉如見我兄忽不知心之何在而淚已不可收悲夫悲夫至於諸公筆跡觸目琳琅儘一代佳品不恨劉賀不同時也若瑜也瑕也不但不能知亦不敢為聊書此以寓吾悲時乙酉季秋石室山人金尚憲七十六題

雜著三首

楊山野人談錄

楊山野人曰 宣祖莅國四十餘年拔擢養育盛

倫輔弼之具一時人材於斯為多然遭世承平所為不過通英講書白虎論經而已 上方勵精圖理朝廷必闕失又無折檻牽裾之舉人未深識焉壬辰之難 乘輿播粵幾不為國時則有若梧里李公為監司關西策應 行在漢陰李公儐接王人周旋中度弼雲李公典中兵布置中外俱得宜翊贊中興卒賴二三諸公之力厥後諸公繼踐台司辰猷遠圖靡不殫究迄 先王之世用底康寧人始服 先王豫養之意至此畢效而亦意諸公展布之所更無餘地矣今上即位國家不幸八九

年間上變告者日月斯生如漢朝淮南衡山江都
之獄無已時上輒親問尋跡窮治往往辞語極蔓
延左右諸臣莫不戰恐失氣無敢盡心讞平将基
禍國家者殆有甚於寇難於是首相漢陰公獻不
可讐母之議廢退以憂卒前首相梧里公先事陳
倫紀至嚴之論竄配關峽弼雲公亦以故首相斥
居田間家食閱四歲矣今十一月復議貶損 長
信宮事公引虞舜處變之道冀悟上心反遠逐荒
裔然後人益服 先王為國家培植者不但禦侮
奔走之用而止耳大聖人遠見之明出尋常萬萬

如此何其聖也何其聖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夫孔子以列邦攝卿假國史寓王法
非鈇鉞人也而能使之惧者以其至公無私也今
公之議廢而不行然自在朝公卿以下至於里巷
媍孺無不誦說欽歎雖諸人請罪公者猶皆知大
節之不可奪正論之不可屈口外訾而心内服以
為眞不可及也使旣熄之天理將復明已斁之彜
倫將復叙亦不可謂無所惧矣人以為公之此議
得春秋之義者非耶昔韓魏公以慈孝之説導帝
與太后卒能全母子之恩為宋室美德公之心與

魏公無異而獨不能成魏公之事此則豈獨公之
不幸而已乎吁可惜哉野人之言非阿所好者也
因取而錄之

為豐山民人上安東府伯狀

竊以農者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滋育五穀故通
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自古有人民而為其父
母者莫不以此為重本縣土地廣衍前有鉅野平
仄可數十里雖非極膏腴之地亦無磽确舃鹵之
為患以地埶觀之則勤力其中足以為有食之民
矣然而五六年之中遭凶歉之歲率居其半近歲

以来菑害荐仍民生窮蹙日以益甚言之可為哀痛此其所以然者上無不竭之泉流以為灌漑滋育之本少遇旱乾則無勺水可救其急坐待枯死此由於人事之不盡而無通溝瀆畜陂澤以備旱而然也豈可徒咎於十年必至之天灾乎縣之北五里許有古大堰名曰濊潭長老皆言豊山古不憂旱以有此堰也不知自何時頹廢廢仍不修至今幾數百年豊山之民每歲憂旱憔憔悴悴殆不可為生日夜喁喁然望其滋育之澤而愁爲不知所以為力今若少需功費修築古堰以為儲水灌

漑之地則雖有數年之旱澇不為災不過用數百
人一月之力而就耳此豈獨今日一時之幸也將
為一縣民人千百世無窮之利澤矣夫興廢有數
成功有時事經百年能者乃出伏遇二天閤下自
下車以來凡所以為民興利補弊者孳孳日有勉
爲百歲之期適當於今日而成功之責正在於閤
下閤下其圖之昔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下
河内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君決漳水
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又秦時開鄭國渠
溉田四萬餘頃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漢時白

公復穿涇水注渭中二百里漑田四千餘頃民歌之曰舉臿為雲決渠為雨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皆言兩渠之利也當時既歌其德而至今民猶被其澤頌其功不衰也豈不義哉又聞漢汝南郡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翟方進為丞相因一時陂溢之害奏罷之其後常患枯旱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謠曰壞陂誰翟子威反乎覆陂當復言成敗無恒方進今已敗覆而鴻隙又當修復也然則民心之所大欲抑而壞敗者必受其禍也明矣今閣下復修此堰以利我民民之歌功

頌德將不下於古而如有不祥之人謀欲壞敗則翟氏之禍其可不畏哉謹按堰之周曲折十餘里兩山夾峙内有二川其源甚大水門左右穹石磅礴舊坊頹廢遺址當修復處僅四十尺閣下若親蹈其地目見而心計之其功役之難易形勢之便否不待民等斷斷而已曉然矣為此具陳便宜伏惟閣下商度而亟施之不勝幸甚

推考緘辭 甲子吏曹參議時

云云糾劾愆違雖臺諫之職愛惜人才實銓曹之任世道日降人物眇然識者之憂恒切于此夫有

意索瘢則世間無完人拂拭使過則天下無棄材臺官論趙纘韓晩赴　行在纘韓當初　去邪之日馱疾渡江濱死危苦之中趕到公州其間稍後實緣病重所患疽症正在面目扈從諸臣多有目見而知狀者　聖王之法原心定罪情實可惡終身錮之可也如其可恕安可以一彈而長廢乎況凡論事之際鮮能得中或出於聞見之過差或失於擬議之輕重一低一昂固難爲準惟當公聽於與言並參於衆心然後庶幾用舍不爽衡鑑無忒若一時爲臺諫者自謂公論必出於己而必欲使

銓曺每事不敢違越則其弊又何可勝言哉近来
有才之士非有大過而曰臺諫率易論啓擯棄不
用者已非一二其論議偏正雖不敢知而國之養
人材譬如養樹木雨露之下積年培植斤斧所及
一朝剪伐士林之間孰不嗟惜銓曺之意務欲舍
短取長擠疵揚美期使片善不遺一藝俱錄用臻
王朝以寧之吉斯乃一國之公論不意反以此為
私也昔蘇軾遭彈於御史而張方平力為伸救李
崇仁見斥於臺官而李穡權近皆加推獎執政臺
諫之論不必苟合從古已然黽錯峭直之資或流

於刻薄而吉寛大之論常主於忠厚其於裨益國家之道未知孰優惟在人君洞察而明辨之

清陰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清陰先生集卷之四十

書牘 四十五首

與朴梧窓 丁巳

世紛崢嶸時節荏苒別來又一寒暑矣簡牘相候亦闕然此間人事可想但增忡悒旱氣煩歊田廬中一倍不審邇來動止若何秋浦長逝怡叔遠去耳目所接驚心銷骨當作何如懷也鄙拙屛伏窮山猶恐不得自免亦復任之耳近與伯氏披霧若承淸聆大慰大慰所祝對時加愛

與權慶州 名崇一 辛酉

尚憲自峽南還今已浹旬只聞禫事安過伏惟心
目之瞿㿻切追慕卽日春寒不審侍奉起居何如
尚憲老母將於閏月初旬前卷向圻庄未間悠悠
恐不得造拜悵遡尤極區區愚陋竊有未安於心
者久欲從容奉討今適遠歸暮年人事團會未易
敢粗布鄙悃幸賜留省府司三功臣位次享獻因
循謬誤之非曾與鼎山權淼奉道村權海義諸丈
語次論其一二皆以鄙言爲不悖頃者入洛復與
吉川權淼判語亦如之鄙意必謂有僉議遂正之
擧今聞門論不純輟不再講所謂不純者未知別

有何等攷据何等意見若徒以久遠之事難於猝
變則此乃固滯不通之見惟知承誤苟尊之為便
而實未覺其非禮奉先之為大不安也竊觀麗史
古昌之役旣破萱賊論功授職以城主金某為大
匡以權某張某為大相其時位次上下可見矣厥
後權太師張太師俱陞為大匡則其職次先後又
可見矣金太師直拜大匡而兩太師後迺追陞則
因功之高下而授職有差等先後之分亦可想矣
三太師並生一時同德比義均有大功一體報祀
則宜以當時已定之次著為享儀神位爵獻不敢

紊亂固是三家苗裔世守勿改之規也豈可以後世子孫之盛衰有所撓奪以致逆祀之非乎在昔虞朝伯夷禹稷俱有功德列爲三后其後禹爲天子后稷之後爰周郅隆武王周公稱爲通孝然而三后名次萬世一定未聞以伯夷之子孫視夏周卑替而有所更稱也今權氏之後蕃衍昌大奕世烜赫追遠之誠奉先之儀靡不臻極而中間未免有如此之誤豈不惜哉然其所惜者非但爲權氏之子孫也於先祖太師尤有所不安者何也制爲祭祀追遠報本本出於禮禮主於敬而成於順祀

而失序惡得謂之順也禮而不順惡得謂之敬也
不順不敬鬼神不饗今夫鄕里之會簞食豆羹之
微使之越次攘取則雖五尺童子必知其羞恥而
不爲也曾謂權氏子孫之多賢而反以童子所羞
恥者事其先祖乎吾恐權太師不享非禮之祀久
矣魯頌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孔子曰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若是者其可謂以禮而不忒也耶或謂
權太師於三功臣中其功最優故麗祖特賜姓以
彰之當推爲第一此愚惑之所以滋甚者也若果
如或者之說當麗祖舍爵之時已有如鄂千秋者

進而論辨定其次第史臣亦必書諸簡冊以傳後世豈有七百年之後他人所未聞者權氏之子孫獨能知之也況前代帝王賜姓功臣者亦非一二而奉春之名不齒於三傑英公之勲未冠於凌烟安可因其賜姓而認爲功首以臆决無稽之説揜昭顯已著之跡乎進退無所据而徒以久遠難改爲解則其於不忒以禮之道終未知何如也尚憲亦權氏之彌甥也兩家先祖敢有内外輕重之心而好生異議必欲强變久遠因循之事乎惟其不正之禮非所以致慤而達祀之非聖人之所深惡

舊雖遠舛不可因其謬誤而縱其顚倒也明矣且以西爲上中世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宗廟之制皆用此例獨於三功臣位次以東爲上亦爲可疑令兄高明必有灼見如有可證之禮不惜明示以祛愚惑倘以爲言之可從不在人之賢愚世之古今則必須速議速定早正逆祀之非神道人情無不允當統惟鑑亮冒瀆惶悚千萬不宣

再答權慶州

頃者作書方謀專達適逢李秀才之行因便遆上即承令手翰委答感荷不已太師廟以東爲上之

疑爵獻先後之未安鄙意久已疑訝前日雖與鄉中諸丈略及一二而未盡所懷在今權氏門中可與從容商略不主於私意而務歸於公正者惟吾令兄故罄陳愚悃冀蒙平心察納來示所諭甚非所望不達之辭未免反致乖激唯增慚悚然既有更示之教不敢嘿嘿請粗畢其愚幸賜澄省來示云位次上下如彼謬誤則一鄉之人商議訂弁以歸於正子孫何可各為其所尊之地而主張私意於其間乎此鄙意似為不然廟中祀事若一任鄉民之公共則如今教所云可也今則主祀事者在

於權氏而享官非三家之後則不得與與祭一鄉之
人又居多權氏之宗誰敢先倡異議定其是非況
為子孫者尚不以非禮奉先為未安恬於謬規於
他人何有乎來示云當初揭虔之時已定神位之
序非以子孫之盛衰有所撓奪鄙意似為不然當
時以東為上則金太師為第一以西為上則張太
師為第一而史氏及諸書所記張太師之名次最
為居下以此知金太師當為第一無疑也今者爵
獻之禮先行於居中之權太師此實出於中間權
氏子孫一番行事之誤而因循不改也明矣今見

豈聞自古及今有以中為上之制乎令兄以以東
為上為無稽之說若果如令教一行列坐之位張
太師既非元功則當以何邊為上耶来示云三太
師事蹟史氏及勝覽所書有異同不足徵信兩家
苗裔何敢臆決輕改久遠已定之規乎鄙意似為
不然麗史既以金太師為城主而論功授職亦有
大臣大相之别則後世所當取信者不在於此乎
勝覽之書作於　我朝中葉其所取裏不過出入
麗史其時捴裁乃徐四佳權吉昌諸公而先儒謂
四佳之文與史氏相戾今日之所訂尤當以信史

為正若以此為不足徵則愚未知將何所取信也
來示又以退溪先生記文之語為權太師歸尊之
訂鄙意似為不然記文云賞投降則賜姓以寵權
公云夫新羅臣子於賊萱有不共戴天之義食肉
寢皮之心何嘗頃刻忘之也顧力不能敵耳其與
麗祖同心討賊實與張司徒挾漢以為韓而報仇
於秦楚者同一義也退溪先生直以投降著罪若
為後世臨亂負國迎敵者之戒然春秋之義為親
者諱尚憲亦權氏之彌甥每讀此記有揜目而不
忍見者不意令兄乃舉此以為訂也況民思其德而

以權太師為主則何不坐於第一而反居金太師之下耶天下之禮安有坐之下而酌之先乎此理最不難曉以令兄高明有何疑難於其間乎且凡事義理難曉處則以先儒之言為主若前代已往之蹟雖聖人亦當以史記為信如血流漂鹵之誤當主孟子伐燕取之之事當信史記觀書之義竊恐如是不知令兄以為何如也來价立督率爾裁報辭語荒雜益增悚惕

與北渚金判書 癸亥

曩聞台兄之言反正後大段處置深以自下不得

周旋之力為慮矣自三月以來遇廢主父子忌禮
自上無不曲盡而至於諸公間論議與前所聞者
大乖豈其間事勢難處有非外人所能盡知耶然
事到難處而後方謂之周旋盡力況於不甚難處
亦不肯盡力則豈平日所望於台兄者也往者已
矣今不可諫也今聞廢妃病勢極重若因此不救
其斂殯之事一如頃月廢東宮之喪乎其時 自
上許葬以宗室諸君之禮而執事者不謹奉行多
有不忍聞者況廢妃移江都時衣僅被體足不襪
侍婢無一人到彼始奪宮人任氏所帶二婢中一

人姑充給事云此多有見而言之者雖出於道路之傳似不至虛妄也又聞反正後將廢朝時內寢衣襨封置仁王洞新宮其中必有廢妃故衣之遺在者搜出若干襲兼送舊使宮婢一兩人使之存則禦寒侍疾歿則洗沐棺斂未知如何也此外從厚之典皆在諸公一啓辭之間　自上寧有不許之理乎此等事非台與玉汝莫敢先發毋曰事在儀曹非吾等所知也霍子孟稱爲不學又遭宣帝刻薄之主而其待昌邑無不從容曲盡諸公之輔佐　聖明仁厚之治者乃反出於子孟之下則豈

不爲後世之疵議乎千萬善處區區不盡

答北渚金判書 癸亥

伏承台翰仰慰無已台兄平日習靜成懶一朝兼管諸劇機務萃集公私接應必無休息形神騷動安能制事也區區貢慮民志不定可憂非一政如來示所以致此豈無其自乎盖緣反正之初誅惡雖多而同罪異律者或因私而撓法用才雖廣而失志懷怨者反求疵而興謗加以富貴卒暴人情所忌氣勢驟盛衆心難平籍口有地浮言夾助不逞之徒遂以蹈釁争相啓心甚可痛也所未曉者

聖明御極清流彙進朝論夕思已踰半歲而紀綱之紊亂民生之愁歎邊備之空踈無以大變於前日太平之治終不得見耶盈庭之言折衷靡所心膂久託體統沒立若此荏苒將恐糜粥之勢末由收拾奈何奈何前日谷老所持書反覆思之台兄所見者近之然為此言者亦必無所不至此等兇徒布滿轂下可為寒心大抵近來朝政專務恩貸或流於弛慢隕霜不殺亦云變異仁厚待君子法制懲奸猾茲道不可易彼子產孔明豈皆不知治體者乎繼亂世者不得不然尚憲之此言非嚴酷

之尙也不知台兄以爲何如遠冡每問不敢自外
布露腹心無任悚惕幸希亮察勿以示人平生遣
齒舌不以在今日益不欲聞也謹此不宣

答白洲李承旨 丙寅

道路盡矣行期迫矣別恨關心靡日不懸懸卽因
撥便忽承委翰憑審令候清保慰極慰極灣上山
河之異想來令人悲惋安得同席統軍亭中一樽
消憂也鄙行今留郭山明日欲向宣沙浦耳令駕
雖邈回嚴程忙遽何能迂轡遠臨無由更奉不堪
悵然所祈酋諧加衛

答吳晴川大斌

海上之別倏已五稔自貢途移易蓬萊之路更隔弱水無便得接聲聞區區嚮往之私惟託之夢寐不意崔學士之回遠辱手帖辭旨綢繆有踰骨肉感荷厚誼不容言喩聞南計參差每想丈人心事爲之慼然不佞蒲柳早謝衰相日加長風破浪此生已矣何由再承淸誨以續繾綣所祈道體益健庸慰遠懷徐山人全稿領惠珍謝不已紙短情長縷縷不宣　劉義齋先生尚淹家食耶瞻係未閑東牟集與遼海遺蹤流傳海域莫不聳觀耳王羡

如詞丈健否辱贈佳篇感佩不忘

與沈諸金領相 丁丑

中冬嚴寒台候起居如何閤下家慽不欲言舊聞沈公逢源喪其子署其門曰来客勿言沈鍵事伏惟閤下之心亦猶是也且想閤下静居思量向来身外諸品紛紛擾擾都是幻漚今日了然待盡反觀天下萬物何者為真何者為妄富貴榮華功名事業是非毀譽無足掛念一時悲苦之懷亦不待費力排遣也尚憲軀殻雖存實同土木非情之謗一任嘵嘵千載之下必有知吾心者復何云云記

昔東岡閑講岡翁問君有朋友終始不變者幾人
荅云可數人翁掀髯歎曰多乎哉我則無一人若
死者復起不免有愧色也相見未期偶有所思謾
及之統希台諒不宣

荅宋淸河希進 丁丑

國事不敢言家兄捐命之後體魄終不得收殮私
情悲痛不自勝堪伏蒙厚誼遠垂慰問衆感益深
尚憲苟保頑喘流落至此心存形死但有滂涙未
由面訴只增哽塞家姪輩今返楓溪故宅欲葬遺
衣冠于先壟期在今月十六而尚憲氣力已瘁事

勢亦難末能往會人理絶矣恨不速死壯望摧裂
而已若久留此處早晚倘獲一拜以抒此懷第山
深路險不容車馬他日相逢惟在九重泉路耳別
紙下示具悉此時進退極難而近聞　朝廷方嚴
不仕之律如僕者杜口噤舌但俟罪譴安敢為人
發謀也想在恕詧

答金果川念祖 戊寅

便中遠問示諭縷縷厚誼良至寧不知感然竊怪
左右愛我之深而知我之淺也僕前年徑退今日
難進皆有其誼但不敢索言以滋謗舌惟當斬知

於後世之叔度耳倘未及瞑獲聞復讎雪恥之議雖在九原猶有生氣也千萬恕諒不宣

與羅參議夢賚戊寅

尚憲頓首曾聞哀愆候久未復常賢夫人患症亦似非輕百里之外人事闕然只用憂戀不意令衡冒險遠至承覽惠書不翅更奉哀範感慰不可勝言尚憲至今不死竟遭文罔罪名狼籍負此安歸宜投荊棘以謝人言而 天怒方震遽即停論事在難測益增悚懼死生禍福莫非在天虫臂鼠肝一任造化奈何時無結末不知所落此後相見恐

未有期也艱難之際世道之責所望於左右者不淺唯冀哀千萬自保臨書悵結縷縷不宣

又

頃聞傳聞哀患痢久未復常馳慮方深不意李生之回獲承哀手札憑審愆候向蘇慰何勝喻第荼苦之中餘憊可慮惟冀善保千萬尚憲頑命苟存屢被彀戯久未結末餘波漸漫豈知殘年復作士林之禍根也俯仰慚痛近來半月洛耗頓絶未料終何出場也統希哀鑒不宣

答尹柔別紙戊寅

問及除喪之說當初只以禮疑從厚求諸心而可安者爲答非有明白可據之事也今示吉凶之報皆出於傳聞奈何捨吉而從凶云者鄙意似不然隨行奴子目見出門就刑之狀而歸計於家則不可謂之傳聞廢後生存之言雖屢傳不一傳而未有一人親見者又無隻字片紙出於手跡者終是一信而九疑何可断以前聞爲妄而遽爲除喪輕祭不思後日不可追之悔也至於凶報果信則待後喪兼致今喪不盡之哀云者尤似未安夫追喪非正禮聖人所不言後世或有獨行之人不就中

制而直伸其私情者然不可以此為法況方遭罔極之痛不能自盡於今日輕被外言撓奪乃曰徐當聞見以求補於將來恐非孝子之誠心也不如待盡三年之禮仍藏魂帛於家凶報果信則襲衣冠而作主以奉吉報果信則即為置之似宜既承委問聊布鄙陋非敢自以為得而必欲固執前說也惟在左右博訪深思而善處之耳

答趙尚州子長 名啓遠 戊寅

暑氣益深想惟政候清毖頃日回便得承報札已足慰荷厚餉荐及反增感愧昔陸敬輿不拒常西

川自顧平生多慚宣公獨此誼同之可笑朝報封還統希下亮

又

秋氣慘慄便有望遠懷人之想眷札忽至慰何可喻第聞疾患勞擾奉慮不已僕老病日深齒舌益繁方游於羿彀之中東西南北一任造化耳示及朝報見後當璧餘祈順時萬重

答尹教官舜擧兄弟己卯

尚憲再拜頃者賢季文學哀侍冒寒遠來即日回驂雖獲僉哀札忩忩未及修敬至今茹恨不能已

先府君幽堂之誌竊擬撰衰勉副縁有諱親之嫌
終不敢下手未知賢季婁曲善達否第念老病昏
耗重以不敏不即専人馳告致文學哀侍枉駕於
累百里險艱之地愧恨何可盡喩天時向寒不審
此時僉哀履何似無由奉慰展此肝萬但增憂戀
伏惟僉哀怨詧不宣　且竊見編修日記中論議
嚴正若以私嫌略之則人必謂之曲筆直書無變
則非春秋諱親之義為不佞之故而删浚平日史
職之公案則於僉哀亦未知其可也不佞於此尤
有所不敢者也

又 己卯

尚憲再拜即者獲奉僉哀札感戢不知所喩先府君墓道文字誼當不辭而顧有別嫌之私敢布腹心乃蒙僉哀曲恕寬假申以辱教悚惕罙深執簡而討論潤色在先公對面之日則可也諱親而刪沒直筆在僉哀請銘之時則為未安至於是非異同之際難於泚筆初非賤慮所及今承來諭縷縷諄至當為勉副但衰劣日甚一病愈輒生一病殆無寧息之日恐未易搆就以重僉哀懣然之懷益切慚歎聞哀季進士遠來徑返不得奉慰缺然何

勝頃者適値官便欲達鄙書其人一不辭而去未遂區區之意今並附上統希僉亮答指痛方作代手不備

答東陽尉 庚辰

客歳家督之還備聞起居清福仍蒙手札恵示佳章感荷慰浣無以喩懐即今春寒郊外保攝如何聞新搆草堂於渡迷江岸此去獘廬不數里而近此身流落嶺外瞻望故山若在異國老病餘生何由更得從容於漁磯釣艇之間也只增耿耿恵詩竊屢諷詠而為之語曰古詩彷像二謝近體酷似

空同五言騣騣老杜絶句若出家集私謂今世無可與並驅亦無可與論者也不佞固非真知實見者旣承眷問不敢自外効其愚心惟左右恕之老詩益甚又發妄言罪戾日增飾巾待期臨書不能盡意統希下諒

與白洲李監司 庚辰

鄭便修敬想已傳至否卽惟巡旆還營近日風氣不佳未委行間起居何如瞻傃良勤碑文草本投上幸收覽而進退之先相國德業文章雖備載國乘亦須别求鴻筆光諸墓道以示永久而奈何猥

託鄙薄不但言不取信老病氣短文辭荒落不能
鋪張敘述有負九原慚愧悚慄無以喻懷與賢季
令公相議其太甚處或示指教何如精神昏霿近
來益甚潦草不宣

寄孫壽增兄弟 庚辰

到黃州見汝等初四日書草草作報傳至否余平
山以後被狂胡連送九輩催迫日夜無程今晚始
抵灣上時未與胡人相面而方為結束計日還歸
云余亦不免渡江自此便作異域之人不知何日
與汝等相見也念念不能捨惟冀汝等為善勿怠

事事敬齊所欲言者何可盡在汝嚴 宣燈下困
草

又 辛巳

今歲之寒七十年所未經想汝等居處冷㸑何以
堪過日夜戀慮不已已余耐苦免恙勿慮讀書非
必求科第也人而不學有同面墻汝等勉之千萬
不一

與羅叅議夢賚 辛巳

天外見天外書慰喜何可言古人所謂抵萬金眞
歇後語也第聞有移徙北還之計僕之南歸雖不

可期爲之悵然如失釁端尚此頑然豈非命乎所冀令順時益佳朴曹兩君前即傳來札耳煩不一

寄張善瀓 壬午

老人疾病日加今日不如昨日日以困劣伏枕終日奄奄待盡奈何奈何先集敘文誼不可終辭強起草藁精力衰削神思荒落况可示諸後人耶世俗狹陋凡於此等文字旣求而致之則進攘之際難於裁決或隱忍不去往往有汚佛首之譏惟爾與我毋拘此嫌可也千萬照商有疑見示亦佳

答李叅判道章 甲申

獲奉令手札慰極慰極第審意外遭 譴不勝驚歎世間事無所不有言之奈何天下事已不可望昭烈武侯痛恨之意豈謂復見於吾身也 世子八月再往北京吾輩出場未知終如何只聽造化耳賴天之靈相拜於石室之下則幸也起居頃時加愛眼昏草悚

答鶴谷洪相 乙酉

出城回望倍切耿嚮台翰忽墜仰慰仰慰弟去時不得入京蓋有微指今來何敢搪突諧闥自同平

人乎然此則難盡言也即日事體以禮 峻責者不顧前後之義恐懼出謝便為爵命所絆則終何以自立乎此吾所大憂也然台與諸翁之教一味敦勉擬具短疏以明危悃但言發有悔平生所折簡是用洛且耳下示佳章三歎不已歸便忙甚潦草悚仄

又 乙酉

再承惠帖誨諭諄切感鏤實深第雖甚頑何敢不顧分義任情自遂乎前之不得肅謝略具今番疏中今之難於奔走誠恐義有不可至於意外之事

何能逆覩也即聞新除告身上不書瀋陽年号康幾知我意果爾則何憚一遣往来也姑待䟽入後處分商量前郤伏計風日甚惡行園萬福是祈賤困草悚不宣

又乙酉

雨中烟火悄然台翰忽及随以監河之恵渾舍動色慰荷良至弟堇保如昨仄聞姓名猶在 啓下撓章製述之中豈意垂死餘生乃有此也或傳稟經 廟堂三公盡是知音人實虛語窮爲慨歎小霈頻覺蘇滌餘不宣

答白軒李相 乙酉

伏承台下札仰慰無量每欲奉候起居先通相府書古人所戒瞻望東閤第切冲遡 眷遲鼎新責備適深此正閤下益展辰猷以副輿誦之日區區係嚮之私實倍他人無由拜會千萬不盡統希台下察

答朴生崇古問修治先塋書 乙酉

來示懇懇惻怛發於至情足見賢者篤厚人倫之盛誼也夫辨疑惑定猶豫博聞強記者之所辭讓況如僕之老耄昏憒者哉然敦問不可不復請對

以臆所叩兩端之說皆有所見姑就以為難者略
辨焉丙子之禍固可謂慘矣若比於永樂之事則
已寬方正學遺稿尚能保全文集而秘藏之至今
流布況　昭陵梓宮終不流入於海魯山遜位終
始嚴興道直書不諱當時義士之多槩可知也回
墓之封樹獨何深疑乎姓氏偶同之論又何鑿也
至於無寧使吾祖而存於疑信為小過者尤有所
大不安君子於疑事之難處者必求諸心心之所
安即理之所存今若揮斥可徵之公言牽制執疑
之勘說使他日道路溝池之不免則其可謂之小

過而能安於吾心乎竊以爲此擧得則爲慈孫矣亦爲義士聖人所謂不可以弗識者寧可不深長思也惟明者財察不宣

與閔判書士尙

昔者嘗辱拙文之徵不以拙辭者以公之喜拙也邇者拙之常老病憂患之荐仍闕然無以應者遷已七八九寒暑矣乃與當時所徵之文字而不知其處有時思之慨然於懷近於故篋中搜得之蠹蝕之半噫孰意世故百變兵戈離亂之後留此一紙䟽有若相期於不朽之事也似非偶然遂撥豪

攄拙以贖前慢台一覽而棄去爲佳仍悵霆突動止如何餘姑不宣

與李英甫 名時烈 乙酉

昔者行李逗路遠訪甚慰平日嚮達之懷繼以老病昏霾不得穩討爲歉茲於李生來獲奉問札悅若再接清論感荷益深第縷縷見屬之語殊非所用於老拙者愧恧靡容僕經夏積損入秋來甦懍懍餘喘飾巾待期此後良覿思之杳然只冀侍奉學履對時增茂庸副遠懷目病潦草

又 丙戌

一心懸想寤寐如對不謂玆者忽蒙令季辱臨感愧無以喻懷頃聞　聖教勤勤不啻尋常竊意有幡然之行竟至固辭不就區區相慕之心亦為之缺缺然此豈賢者所願也庶幾他日勉回遁思終不孤士類之企望也来教先墓銘辭顧老拙昏耗日甚恐不能仰副盛意賴天之靈倘得更延餘喘當為措意統希恕察

又

歸舟已到明日定為開帆耶別後消息難憑僕老病前期不可知古人所謂非復別離時悵然奈何

惟冀道間萬愛眼昏代草統希恕察碣銘草次韻
拙詩青本紙並呈

又丙戌

前日歸程聞有僕馬之厄厥后雖得塗人一二口
傳猶以未接手字為鬱茲回李茂宰得承五月望
日書備審侍奉啓處清福甚慰僕章三十二方得
准許幸免顛仆退守舊廬餘不足言僕之始計不
過值危疑之日既非踰垣閉門之人則不得不一
出謝　命以伸分義而已非量而後入也至於出
師表毎拱拳似若不識老僕素無此具者然慚赧

靡喻碣石文字老昏多錯乖須指示荒謬當爲改定大暑久濕將息未易所冀履道增重用慰遠係困劣代草

答宋明甫 名後吉 丙戌

一心嚮往十年阻濶中間世故言不可盡意外眷問及此荒僻感慰之極無以喻懷仍審春和雅履益清恨無由縮地披對也僕老病日深飾巾待期比來尤加困悴負席奄奄四十餘日再會難卜悵然奈何惟冀爲道萬衛以慰遠係頃者宋庶尹遞送雙清堂行錄且傳盛意而病昏若此久絕筆研

歉歎曷勝統希雅察

又丁亥

新春緬惟靜履益佳瞻傃不已曩承至月寄惠書方在死生関闕然無報左右何知此意也只自愧恨老拙一病經年命餘絲縷無可言者示及别紙今始録留昏耄日加垂察更教如何不宣

别紙

頭辭與末端似無關鎖云云　雙清公少年負才入都觀光意必有所期而一朝無故棄歸狀中槩有所爲諱者故不敢以隱度輕易顯書而或意

恭定朝多事故豈非曰此遂決終身大計也起頭既發其端末言立功名享爵祿者不可純同云則後人亦可以知此意也末示末端似無關鎖照應處故用卑鄙意照諒

與鄭右相 太和 己丑

四世五公千古盛事今乃再出於 濯朝而得見於吾門又何休哉想台臨深履薄之戒益切兢兢也

寄慎獨金丞旨 名集 己丑

昊天不吊 宮車晏駕老臣緩死只切哀痛僕扶

病入臨病發退來今聞令駕至都 無由拜會瞻想何已此中所欲對討者非一二亦不得相議奈何病臂代草 不宣

別紙

昨聞百官 奉慰出入公事如常日問于禮官答稱自 昇遐日計之則爲二十七日故始聞政事有司坐衙云以日易月之制文帝所以貽譏後世大明襲用漢故猶遵三十六日之文今 大行王昇遐尚未滿三十日而遽請公除豈非大不安乎令必有所見敢此案問略爲示及何如

與李佐郎惟恭 己丑

初寒想惟歸旆安穩瞻傃悠悠留洛之日慴茲多口未遂從容甚恨老拙即閑東郊聊此逍遙世道人情實不堪其憂奈何奈何餘祈詩奉之餘履道康勝不宣

答愼獨金判書 庚寅

謹承台翰感慰無量老拙一卧經月少無蘇全之望只俟溘然耳台示丐閑文字昏霧中不能省識實非故爲辭避也然雖使明者諦視有何可議乎伏惟台亮

又 庚寅

台駕出城太忽忙鼇蛙未由奔走只增瞻望亨嘉之會方華士林之望喜乖之論遽發於同寅之地咄咄奈何即今時事潰裂已甚將何以救之只自痛心台兄愛　恩國家分義最重想不以即聞爲幸更須千萬深思善計也老拙乞暇上塚明日當出城代筆草草泝悚

與宋明甫 庚寅

竊意春嬌啓路擬往臨叙感慰無量但風寒已嚴倍加珍護庸副馳係還朝定在何時老人卧痾經

年後會未可期不勝悵黯時事益艱須待諸賢扶
護之力想不以身遠而心逸也

又庚寅

別來一倍耿耿忽承眷札備審還里起居清閑勝
常欣慰可喩第愼獨公遽遭狼狽悤悤出城英甫
中丞又將次第同歸國事日漸抗捏憂歎徒切老
拙受由明日將還石室所欲言者不可盡也惟冀
履道萬重以副瞻想

又庚寅

行駕南還春寒倍苦不審途間調況如何傾慮常

切頃因趙副學傳致雅札備審保攝勝常馳慰無
已老拙疾病日加乞暇還廬目下艱虞萬端憂憤
何可勝喻北人五六輩一時渡江閏月初八將入
京其所言諱秘頗多不得詳聞想道路流傳已得
大槩餘萬善加保護以慰向往之懷

答鄭寧海 庚戌 辛卯

客歲將除忽因仲靜傳致得奉令季札備審嚴冱
令啓居清保欣慰如對前年節候十分凝嚴三寒
四溫之說亦不可憑孰不耐寒艱苦今見令札可
知衰況同然可歎奈何外庭子孫數過累十餘

年來零落殆盡悲感何可勝喻至於南郊花木夢
賚烟月 恩暇往來惟僕與令公前後最久至今
恩之感懷益切憶在天山雪窖曾聞文昌表從新
犇亭榭雖未及登望夢中一到寓賞賦得絶句
首東湖亭榭競豪華花映朱欄柳拂家喪亂十年
人事異至今唯見浪淘沙真夢中之一夢也令公
已近大耋僕又過之此後世變又不知其幾度也
僕自前年來病日益深坐席之外不能自致令公
亦何能遠涉數百里以相從於石室之中也餘年
懍懍只在朝夕所冀令益自保重以期早晩以紓

此懷倩筆代草所欲言者不可盡謹此拜覆

清陰先生集卷之四十終

清陰先生集跋

右

清陰先祖詩著文四十
卷編為十四冊梓本弃
安東鳳停寺刋久字漫

往往缺裂不可句今山
南觀察世均繞原板補
正刷理之使漫者著缺
者塡其用功之精且縛
不宜有讓於剞劂始謀

之時也夫保惜前獻圖
壽其傳固有心人作為
而况吾 祖文字將與
天壤俱存者苟一任其
衍殘墨晦使零梨散棗

柬閣充棟而已則亦斯文之大不備也觀察之從事於此圖或䟽謬頋不可書也歟第集中只有朝天錄序爲

皇朝李張二公之筆而吾
東先輩之不以一語載
述緣起慎之釐而敬之
至也如與根眇末其於
先輩所不敢爲敢乎哉

然從初裒輯板刻日月
殊無以沿溯之今於鼇
刊之役不容不略識者
懼夫寖遠而寖不可考
極知僭忲無所自諱也

崇禎四辛酉仲秋八代孫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

中樞府事興根謹跋

從十代孫嘉善大夫慶

尚道觀察使世均謹書